

茶

清

餘

阮葵生著

客

話

下

進步  
局校印書

茶餘客話  
下

茶餘客話卷七

清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通政司無司屬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為善。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為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為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為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督撫加尚書侍郎銜稱中丞固謬。即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為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刪去司字。誰為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紫禁城騎馬之制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吳梅村苴城行

馬進寶為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暴

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葺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為仇家告併兼。即稱盜賊通囊橐。未幾伏法。

###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秦宜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即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于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于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覆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 徐侯齋之高蹈

徐侯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侯齋名。具書致名藥。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侯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為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李琳枝之風厲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即龔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蒙于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璐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寔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糧。君能守之。當為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善擇塔

宋文恪公善擇壻。為王藻儒拔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孚青編修。

汪堯峯性情下急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下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為闕西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啗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為佳話。

陳午亭作六公贊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公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

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允謙。蔚州魏敏果象樞。永宣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瑤。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于是作六公贊云。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我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儵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弗楚晚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抵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開。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詠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蓋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我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蓋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岩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我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能薦賢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重師誼

白仲調為王東臯伯勉門人官于京師聞東臯訃音既為位以哭後于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過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隨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贊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厯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撫吳政績

湯文正賦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燬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宣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蔣齊廷璐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圍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資酒。有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卽模如在。

忠忱垂奕葉箕裘

魚塞漏舟

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米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柳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表少司農憂歸邸里之日。舟中篋笥沾溼。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向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史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潘次耕之學行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侯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譚左羽瑄授徒于臬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猫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薦賢

李湘北為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頌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蓋其莫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即賜第西華門蚕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

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為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謀平臺灣。裏蠟為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為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眾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來高欲下。使弟光垵率百餘人扼于要隘。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資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

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臯兩朝聖恩記

方靈臯。苞初為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為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臯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額。雙顴插鬚。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為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為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益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

文端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臨終吟詩

張誥士宏。儉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漂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為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七終

茶餘客話卷八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相士之謬

莊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襄文達齋飲歸同詣于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學圃聽歌詩

許念中黃門志進精于顧曲有家樂一部填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為雅集顧亦精于音律眾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飲者為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開蕃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質菴李茂才寔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偏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眾喧皆寂李寔君即席賦六絕句余和韻志別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為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歌嘈停杯韻與秋颺發天水澄

鮮海月高。白髮龜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傾杯。何人即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  
曾記花前門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荃寫麗詞。鵬鴛淋漓  
樂曲和。豪吟興為感秋多。堂開秀野開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醉誦新篇廢夜眠。鼓  
將風雅入歸船。激揚老輩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烟。

小的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  
小底。蓋即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  
皆中男為之。

衙門外之撞衆

今衙門列木于衢。俗名撞衆。即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耄筆稱為  
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  
蝦節。

除官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